

# 澳華新文苑

第1189期 (A)

## 賀黃慶輝老先生一百零三歲華誕

### 臨江仙·梁曉純

又遇南瀛初夏，親朋欣喜相迎。悉尼天上彩雲升。杏園賓滿座，杯盞映華燈。  
黃老百零三歲，堪稱福壽人龍。弄潮一世顯平生。心寬凡事淡，瀟灑比鯤鵬。

### 王香谷

賓客盈門騰噪枝，百零三歲慶生時。精神矍鑠如松柏，面目清癯遠杖屨。吐論錚鏘中外軌，揮毫錯落古今詩。壽星南極逍遙度，儕輩樂隨躡步遲。

### 恆心馬

杏園綻放報春梅，黃老輝煌喜喜台。百歲晉三滿堂彩，壽山福海踏歌來。

### 壽星明·張青

華裔之光，健步文壇，百歲晉三。此杏園盛會，佳賓陳釀；衣香鬢影，瑞氣同沾。雅集拾餘，詩樓聽雨，掌故於今佳美談。如椽筆，蒼丹青翰苑，飲譽深南。  
微酣嘉會同甘。頌仁者，華堂喜樂兼。聽來賓鳥語，詩聲長蕩；弦歌天籟，琴意甜甜。書畫敬呈，瑤章道賀，黃老安康福壽添。還祈頌，祝年年此日，慶典同瞻。



■黃慶輝老先生一百零三歲華誕晚宴合照

## 尋找個人體驗的另一種荒原

### ——評“澳華文學專輯” 袁勇麟

澳華文學寫作的成就充分證明，作為行旅的作家群體，他們的寫作仍舊保持著華文寫作的優良傳統，同時體現出一種探索意識，這種探索意識既是當代寫作創新的客觀需要，同時亦彰顯出澳華寫作面臨的新使命，他們的寫作帶有鮮明個人風格，在寫作方式和主題表現方面開放、自由、多元，反映出當前澳華寫作的某種整體性特徵。

有關個人體驗的書寫仍舊是澳華寫作的主旋律。這種個人體驗的書寫既有紀實的成分，也有虛構和想象的成分，但個人的感受仍舊是一種重要的文學表達方式和主題。儘管所謂“個人的感受”往往通過個人的或者非個人的方式予以呈現。總而言之，無論詩歌、散文、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仍舊屬於個人的寫作模式。當然，這種書寫模式並不陌生，甚至屬於一種老生常談、習以為常的寫作模式，很大原因是由於這種寫作模式深受華人族裔群體特徵所影響。作為行旅的族群——不再用流亡、流放之類的充滿政治性意味和文化批評意味的詞彙來形容他們——其自我的體驗似乎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呈現出某種新的狀況，這種狀況同樣與華人族裔有關。我將這種新的情況理解為一種個性一代的迷失與重塑。作者呈現出更強烈的一種對於個人體驗的認知和確認。在此岸與彼岸、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理解上，這種變化既意味著一種新的現象，同樣也意味著一種新的挑戰。曾經一度作為陌生異域的地理空間逐漸演變為熟悉的“第二故鄉”，這種認知的變化勢必帶來精神體驗的變化，但對於寫作者而言，隨著生活環境新的變化，精神狀態同樣因之有所改變，這就需要重新調整和變革原有的認知和表達方式。我將這種變革理解為當代華人作家群體尤其是年輕一代華人作家群體寫作認知的前提，以及有關文藝審美和創作的時代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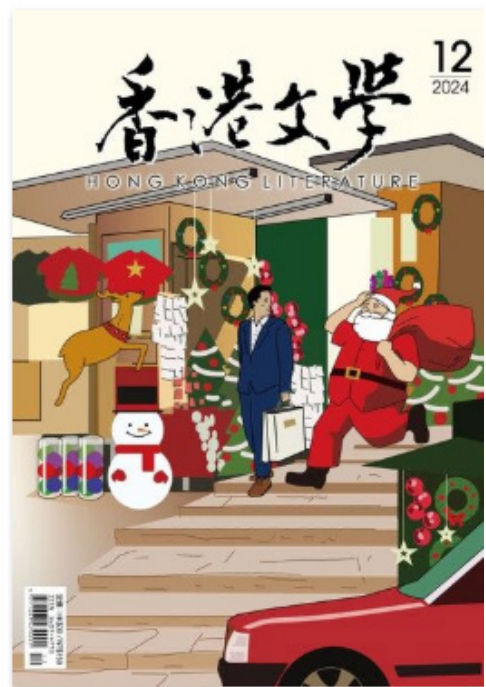
《校樹葉花紋的裙子》作為一篇散文，在其短小的篇幅以及簡單的敘事當中，所體現出的意義就在於作者發現了當下生活的意義所在，並開始重新進行審美層面的思考和表達。作者關注到了人類生態文明這一主題，儘管從一個十分微小的體驗作為切口，且實施了一種簡單直入的敘事策略。但其敘事核心的內容仍舊圍繞人物而展開，並將這種個人的體驗適時切換到現實場景當中。在自然流淌的筆觸中，個人的體驗由於關注到了當下的現實——某種意義上，可以將這種書寫理解為異域空間發現自身真實體驗的某種徵兆——從而對個人體驗的寫作實現了新的突破。“喝酒。酒吧內，杯盞相碰聲、誇張的笑聲裡，我分明聽到了玫瑰破碎時的聲音。聲音飄出窗外，順著Amanda的眼神看出去，那聲音撒滿了暮靄下的每條街道，一閃一閃的，似是紀念，也是祭奠。”作者以一種類似夢幻的敘述，將有關人物的意象描述由近及遠投向目及所見的事物，這種由聚焦到泛化的轉變，恰恰隱喻出一種個人體驗的軌跡變化，從當下的空間和體驗蔓延到外面的自然風景，最後以“紀念”和“祭奠”作為個人體驗的終結。如果從敘事的內容來看，紀念和祭奠的確所指有物，但這種紀念和祭

奠已經超越了個人體驗的層面，並上升到了族群體驗的高度。至於紀念的是什麼，祭奠的又是什麼，難以確指，但又似有所指，這種含糊性和意指性無疑是當下華人寫作的一種狀態。正是基於以上認知，我認為審視澳華寫作需要一種全新的視野以及發現的目光，並認真領略其中所蘊含的驚喜之處。

《內貝爾》以小說寫作的方式，同樣體現出這樣一種個人體驗的變化，作為一篇非虛構的小說寫作，作者將故事設置在一種多重語境當中，而小說中的人物恰恰在這種多重語境中謀求一種自適。無疑，《內貝爾》揭示出一種新的寫作主題，這種主題較之以往的寫作顯然更加注重新實的觀察和體驗，強有力地打破了充滿浪漫氣息的文學主題，尤其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底層寫作以及跨國電信詐騙等現實主題，這種寫作焦點的轉移和開拓，顯示出澳華寫作的某種新趨勢，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世界性視野與地方性視野的交融和探視。其中隱喻的一種顯著的變化是，世界性的行旅被地方性原始特徵所“取代”，這就是小說何以將充滿浪漫性的主人公戀情的敘事轉到跨國電信詐騙的現實敘事作為情節的某種動機。作者似乎無法有效解釋這種情節的變奏，遂將主人公定義為“精神”出了問題，這無疑又是一種象徵性的隱喻。“精神出問題的又不止他一個，你幫得過來嗎？你過好你的日子，少讓我們操心就好了。”由彼此的“患難與共”到隔岸觀火般的“無可奈何”，這是作者所持的一種憂鬱陰暗的現實主義寫作姿態，儘管在敘事的技巧方面顯得有些平淡，但無論如何，我認為這種寫作展現出澳華文學寫作變革和突破的嘗試。

個人的體驗作為華人寫作的一種趨勢，其關注的主題是多樣化的，其審美是純粹質樸的，其敘事是充滿個性的，其所展示出的審美預兆是充滿生機的。對於過往的追憶仍舊是重要的主題，個人的體驗無疑象徵著華人寫作的抒情傳統，即便是傳統之中，仍舊可以看出某種微妙的變化。某種意義上，在現有的寫作場域當中，所謂“個人的體驗”只不過是一種相對籠統的言說，但對於文學寫作而言，“個人的體驗”始終都是重要的表達命題。只不過，基於個人的體驗，需要思考和破解更深層次的命題，這是擺在華人寫作面前的某種未來使命。

（未完。本文為發表於2024年12月號《香港文學》的“澳華文學專輯”的評論，作者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



■發表“澳華文學專輯”的2024年12月號《香港文學》封面

## 秋天的德令哈（組詩，中） 莊偉傑

### 一藍一白的哈達

從西寧向西，抵達德令哈的那一刻  
走出車門，主人親自為我披上潔白的哈達  
走進德令哈二中門口，一位可愛的少年  
為我莊嚴獻上一條絲綢的蔚藍色哈達  
讓我仿佛翔舞於白雲與藍天之間  
看見抱樸含真的初心，在高原上律動  
撫摸著秋光下這一藍一白的哈達  
頓時驅散積蓄在身心裡的疲倦

在接近天堂的地方，離陽光更近一些  
離神奇、離星辰、離純粹的心靈更近了  
依稀中發覺，一伸手就能觸摸到  
降臨塵世的天光雲影，拂動神聖  
如此淋漓的藍與白，似在編織虔誠和信仰  
那一刻，禁不住把盛情和善意留住  
留在心空中，留在記憶裡，銘記著  
讓自己成為明媚與美好的一部分

### 海子詩歌陳列館觀感

用一首自由體新詩分行的陣容  
是青年海子為一座城市組合的管弦樂隊  
一首詩，定義了一座城市的浪漫與神秘  
靈動的詞花，讓夜色和雨水撞響城市的胸膛  
當石頭還給石頭，便兌換了勝利的安寧

在曠遠的草原上，握不住淚滴的詩人  
以無盡的愛，俯身為大地讓路  
用記憶的循環，洞悉親人的牽掛  
為我們修補了一個美麗的高原之夜

哪怕戈壁空空，也是一次深情的贊美

在血氣方剛的青春期，無論如何呼喊  
那位神秘的姐姐，在神秘的呼聲裡  
連同一首詩，化成一片月光  
融入在蒼茫夜色中，與青稞共舞  
那顆抒情的熱淚，飽含著慈悲的美

一個詩人的生命軌跡，不是流星  
而是變成三顆星光，一顆在故鄉裡  
一顆是青春和愛的全部，一顆在德令哈  
讓更多的人，重新認識一座城市  
然後一路向西，探尋德令哈的詩意

### 在濱河詩歌公園

今夜，坐擁一場音樂詩享會  
濱河水，照樣在緩緩流淌  
詩歌公園伴我坐著，我依傍在濱河邊  
當星辰掛在夜幕，也掛在德令哈的額頭  
悄悄的，我用眼神交換滿地星光

歌聲裡，有一曲天籟似雲彩游過太空  
誦詩聲，一支支大地飛歌舒卷而自在  
屏幕上，打馬而過的妹妹有藍天白雲相伴  
一把大提琴，在天地間飛揚起詩與遠方  
此刻，種在我體內的那顆星光漸次發芽

在南方生長的人，來到這座現代詩城  
是否有必要換一個角度審視生活  
當我一手握住虛空，一手抓住時間  
最原始的感動，莫過於靈魂深處的回聲  
今夜，我的沉思就是濱河的呼吸